

773

惊悚悬疑

北岭鬼盜 著



天坑

TIANKENG

沼泽人皮，黑柜遗像，废旧潜艇，人瞳鱼脸……
邪恶的唱戏声，恐怖的童尸钉，不可思议的人体病变……

一切尽在罪恶之天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北岭鬼盗 著



天坑

沼泽人皮，黑柜遗像 废旧潜艇，人瞳鱼脸……
邪恶的唱戏声，恐怖的童尸钉，不可思议的人体病变……

一切尽在罪恶之天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坑/北岭鬼盗 著.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9.8
ISBN 978-7-5317-2412-4

I. 天… II. 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1257 号

773 惊悚悬疑

天 坑

作 者 北岭鬼盗

选题策划 刘 蟒

责任编辑 李庭军 王佳欢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赵东亮

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经纬街 26 号

网 址 <http://www.bfwy.com>

邮 编 150020

电子信箱 bfwy@bfw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80 元

书 号 ISBN 978-7-5317-2412-4

目 录

CONTENTS

一	初到淳青	001
二	不欢而散	004
三	老邓遇险	008
四	两个秘密	012
五	奔赴现场	016
六	大脸	020
七	半夜唱戏声	025
八	独自下水	030
九	埃及塘虱	036
十	蹊跷的脸	042
十一	石壁人皮	047
十二	寄生物	051
十三	老古的内幕消息	055
十四	树上人头	059
十五	石缝童尸	064
十六		072
十七	培养液	080
十八	中毒	085
十九	笔记本	090
二十	逃犯的秘密	095
二十一	古镜噩梦	099
二十二	丁根来了	107





二十三	看不见的凸透镜	117
二十四	老古遇到了什么	121
二十五	再次下水	127
二十六	寻找暗流	132
二十七	天窗	138
二十八	狭路相逢	143
二十九	撤退	148
三十	皮影再现	153
三十一	螃蟹的寄主	159
三十二	谢尔盖	167
三十三	初见城楼	172
三十四	绿幽幽的光	179
三十五	虫子	189
三十六	恶心的治疗	194
三十七	笔记本中的秘密	203
三十八	神秘来客	209
三十九	偷听到的秘密	218
四十	深渊中的潜艇	227
四十一	绝地重逢	236
四十二	郑剑究竟在干什么	242
四十三	死亡是一种解脱	245
四十四	死亡是一种解脱	250
四十五	石像后的人	254
四十六	泉台守陵人	263
四十七	真相大白	268
四十八	永恒的美丽	274
尾 声		281

一、初到淳青



我接到老邓发来的加急电报时，正在单位里和一帮年轻人唠嗑儿，跟他们讲以前在部队里当潜水员时遇到的奇闻异事。

那是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三日，我将永远记得这一天。

单位收发室的老头把电报交到我手里时，我还没意识到这封电报将改变我的一生。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一定毫不犹豫地就把电报狠狠撕成碎片，再划燃一根火柴，将其变作一团灰烬。

在这里，我必须要先作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黄宁，原本是福建某部海军两栖侦察队的一名普通队员，专攻潜水，也就所谓的蛙人。我于一九八三年退役，离开部队转业到一个县城做起了文职工作。当然，说是文职，偶尔我也会被单位领导派去县里水库，潜水打捞点落水物品。

收到老邓电报的时候，我正好在县城工作了两年整。

老邓是我在部队时的老教官，全名邓建国。当年训练我们潜水时，整天就知道绷个脸训斥手下的士兵，但是私底下还算不错，手下更是有点真功夫，所以我们都服他，称呼他为邓头儿。

拿到电报时我还纳闷，老邓为什么会给我发电报呢。打开电报单后，我不禁顿时愣住了。

.....车执行任务。到了地方后，他才发现这个水库面积辽阔，其中岛屿甚多，水下情势也极其复杂。而这次所执行的任务，情况很特殊，上级领导不允许带太多人，配的都是些背枪的新兵蛋子。老邓想来想去，觉得需要几个帮手，于是想起了当年在部队里潜水技术最好的我和丁根。

老邓立刻给我和丁根分别发了电报，希望我们能向单位请个假，过去帮个手，也就是下水打捞点东西，三五天足够。老规矩，部队给发津

贴，而且还不会少。

电报最后面，留下了一个淳青县接待站的地址。老邓说，接待站里日夜都留有值班人员，专门等我和丁根。老邓希望我俩最好能尽快赶过去。

老邓的电报写得甚是啰唆，看篇幅足有千余字。在部队里就是好啊，发电报就像写信一样，随便写多少字都可以。想想自己，去电信局发封电报还得斟酌词句地尽量少用字，人比人气死人呀！

看着电报，我不禁回忆起两年 before 在部队里渡过的难忘岁月。

当年在部队里，我与丁根是老邓最为得意的弟子。我们曾冒着生命危险一同下海铺设海底电缆，还曾在全军大比武活动里联手拿过奖章。不过自从退伍后，我便与他失去了联络，我一直都想再和他见上一面。于是我立刻屁颠屁颠地捏着电报，找到单位领导请假。

恰好单位里没啥急事，县城水库也到了春天枯水期，好几天也没人请我下水打捞，再加上我说了一句“这是部队的政治任务”，单位领导便准了我的假，还一再叮嘱千万别把政治任务给办砸了。

我第二天一大早就收拾好行李出发了。淳青县离我工作的县城并不远，坐上班车也就不到一天的路程。我赶到淳青的时候，天还没到黄昏，按照老教官所说的地址，很快我找到了那个所谓的接待站。

淳青县是座很小的县城，城中仅有四条相互交错的长街，将整座县城切割成了一个井字。

接待站就在井字边缘靠近水库的地方，这是一个及其简陋的门面房，位于一条偏僻巷子的最里端。接待站门口摆着两张破桌子，压块毛玻璃，上头放了几个茶缸，桌子边放了几把椅子。

可让我意外的是，接待站门外并没有人在等我。

站在桌子边，我心里直犯嘀咕，怎么没人呢？老邓不是说他专门安排了人等我们吗？

往里瞅瞅，门内厅里大通有一间屋，烟熏熏的。走进去了吗？我吓了一跳，正准备高声呼喊时，却忽然嗅到了一股香烟的味道，不禁立刻哑然失笑。

原来是一大帮人躲在里面一间屋里吞云吐雾聚众抽烟呢。我心想，莫非这里就是邓头的大本营，一群烟鬼聚到一起了？可他不是说情况特殊人手不齐吗，怎么会聚了这么多人，难道我那铁哥好兄弟丁根提前一步先到了？



我正犹豫要不要进去打声招呼，却看到从里面屋里走出一个人。我一看到这个人就乐了。我认识他，他是一个海军潜水的蛙人老前辈。早年金门局势紧张时，这位老前辈曾在水鬼战里打出了威风。一九七五年局势缓和后，老前辈就跟邓头一起做起了教官，我刚参军受训时，还经常见他来找邓头喝酒。

他姓罗，别人都管他叫罗队。



二、不欢而散

罗队双眼通红，大概最近熬夜太多了吧。还好他一眼就把我认了出来，热情地走上前来，握住我的手，说：“哎哟！黄宁同志来了，来得好啊！好啊，来得好啊！”

他那汗津津的双手把我握得很不舒服，我跟着罗队一边往里走，一边问：“邓头和丁根呢？天都快黑了，还没回来？”

罗队皱着眉头说道：“丁根还没有来呢，老邓早上就去水库调查情况去了，不会这么快回来。你先进来，认识下大伙，有些情况也需要给你说说。”

我进到里屋，瞅半天才看清楚，烟腾腾的地方只不过是间狭窄的小屋，靠墙摆了几张板凳。有五六个模样看上去很是生涩的年轻人坐在那里抽烟，都低着头，闷声不响的，看起来也不太像是当兵的。

穿过里屋，靠墙的地方有个小门。推开门，门后是个院子，院子两侧全是一间间小屋。

罗队招呼我进院子，进了院子后，我偷着朝两侧的几间房里瞅了一眼。透过窗户，我看到里面堆着一垛垛麻袋。天知道麻袋里装着什么，反正肯定很重要就是了，因为屋外有好几个背枪的年轻人正在看守。

我留意了一下这几个背枪的年轻人，他们虽然穿着军装，但是衣服帽子上仅有少许标志，能够辨明身份的东西似微似显去掉了。

我感觉有些疑惑，不安的感觉如雨后的蔓藤攀援植物，渐渐在心中滋生。

最后，我们终于来到尽头处一间稍大的屋子里。

我可真没想到，外面看起来破破的门面房，里头别有洞天，还居然挺大的。与其说这是一个接待站，还不如说是一个据点堡垒。

罗队一进门，朝左右看了一眼，就拍拍巴掌大声说道：“同志们注



意了，给大家介绍个人，这位新来的同志叫黄宁，是老邓的得意高足，也是咱们现在最缺的水下蛟龙。大家一起来欢迎黄宁同志的加入！”

屋里只有四个人，三男一女，其中一人还有点面熟。他们听到罗队的话后，都噤里啪啦鼓起了掌。

没料到罗队这老胖子来这一手，我顿时脸上有点挂不住，赶紧手足无措地摆手谦虚：“都别客气，千万别客气。跟大伙一起干活是我黄宁的光荣，大家好大家好！”

罗队满意地笑笑，示意屋子里的人停止鼓掌：“晚点，还有个叫丁根的蛙人高手过来一起参加打捞行动，到时候咱们的事儿就好办了！你们也都自我介绍下吧，老古，你先来。”

这四个人都很热情，立刻作起了自我介绍。

一会儿工夫，我就认识了屋子里的四个人，还都不是一个单位的，看起来彼此间也不是很熟。

那个叫老古的全名是古近平，六十多岁，淳青县渔政监督管理站的副主任，算是半个地主的身份，专门协助杂务。据他介绍，他也懂水性，在这里工作了许多年，对于水库里星罗棋布的上千岛屿非常熟悉。也就是说，他是这项任务里的活地图，进出水库的向导。

一个年轻严肃的军官叫做郑剑，只是自我介绍说隶属于海军，带了一些现役士兵来帮忙。说完后，他便闭上嘴一言不发，坐在一边抽烟去了。这家伙看上起阴沉老练，神色上有种严重的危机感，看得出是个狠角色。

接下来介绍的是个年轻姑娘，名叫张丽恒，二十岁出头，是省水产厅派来的干部。她模样一般，算不上很漂亮，但气质却不错，也挺耐看的。我不仅有点好奇，这么一个小姑娘，怎么会出现在这男人的领域里呢？但我还是立刻微笑着同她打了一声招呼。

剩下最后一个人，就是我看上有些眼熟的人，叫鲁同春，是海军某部的一名干部，五十五左右。我以前在任那队里见过他，不过那时候和他打交道不多，只是知道他的名字而已。不过此刻看起来，他倒有点像是这屋里的指挥员。

让我感觉奇怪的是，这四个人都不是一个单位的，而且彼此间看上去也不是很熟，为什么却都聚在了这里呢？

大家介绍完，鲁同春对我的加入再次表示了热烈欢迎。语气间，我感觉他们几个都正在一筹莫展的当口，肯定是工作中碰到了什么难题。



当我提出自己的疑问后，鲁同春叹了口气，说道：“黄宁同志，咱们这次的任务是上头派下来的，具体到底是要干什么，我此时还不能全都说出来。也怪我们思想麻痹，本以为岛上的事情很好办，不需要海军的蛙人帮忙。可是进去一次后，发现问题很复杂，非常复杂，还相当危险，有些情况根本就说不清楚。出事的那片水域已经被郑剑带来的人严密封锁起来了，你可要考虑清楚，这次的任务决不能泄露出去。”

我被他说得一阵紧张，出事？不就是一个水库嘛，无非里面的岛屿多了点，那能出啥大事儿？居然有渔政管理的，有水产厅的，还有邻省的海军官兵，这都怎么给凑到一起的，真是乱七八糟。

鲁同春接着说道：“老邓说他天黑前就能回来，所以黄同志你就先好好休息，明天起个大早，早点出发。记住，不要乱问，也不要出去闲逛！上头对这次任务的保密工作很重视，就这门口的街面上我都很难搞清楚，有多少兄弟单位的人在暗中警戒。”

我一两人愣：“鲁领导，您还没说出了啥事儿呢，总得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啊，要不我可不干。”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

鲁同春却苦笑道：“不是我不说，是根本说不清楚，有些又是上头命令不让说的，所以还是你明天去了自己看吧。”

我有点恼怒：“派下活来还不说为什么？神神秘秘，鬼鬼祟祟的，这样的事我可不想干！反正我退伍了，纯粹是帮忙的，你们也管不了我。干脆你们等丁根来了，和他一起去吧！”

我这句话一说出来，鲁同春的脸顿时有点挂不住了，他满面严霜地瞪了我一眼，然后冷冷说道：“好吧，小黄，你先住下考虑考虑吧。如果你真不想干，我们不会勉强你的。”

随后，我被鲁同春带出了屋外，一个穿着便装看着像士兵模样的年轻人把我带出了接待站，安排我在旁边一幢小楼里住下。

这次会面也就算不欢而散了，我已经做好打道回府的心理准备。其实并非我胆小，而是不愿意被人当枪使。

如果换回当兵那年月，我肯定不会问什么的，只管服从命令就是，毕竟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嘛。可现在我已经脱了军装，再叫我下水干活，起码得给我说说清楚。哪能一碗温吞水就想把我打发了，还一副莫测高深的模样？我看见就烦，所以我打定主意就算在家里闲死也不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没办法，我这人一向就是这点不好，疑心太重。

毕竟不是当兵的热血年代，我刚产生了娶个老婆成家的念头，可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深入水库，连什么任务都不知道，更别提有没有危险了。

所以我气鼓鼓地拂袖而去。



三、老邓遇险

当天夜里，我住在一间还算干净的单人间里。

隔壁不知道住的是谁，半夜老是不停压低了喉咙低声说话，虽然音量不是很大，但不吵不闹的谈话声却无孔不入，弄得我怎么都睡不着。

既然睡不着，那就找点事来做吧。于是我干脆站了起来，将耳朵贴在墙上，想听听隔壁究竟是聊什么。可声音实在是太含糊了，我根本就听不清楚。那嗡嗡的谈话声就像苍蝇一样，绕过墙壁直往我耳朵里钻。勉强折腾到半夜，我总算有了点困意，却忽然嗅到一股怪异的恶臭味从窗外飘进屋里。

我白天根本没嗅到过这种臭味，但现在即使关上窗户也挡不住。我仔细辨别一下，有点像死猫死狗死老鼠的臭味。而随着这恶臭的袭来，隔壁也停止了对话，变作沉默。

这不知何处而来的恶臭味把我给折腾得更是难以入睡，我想出去避一避，却想起鲁同春关于不许外出闲逛的叮嘱，于是只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烙着烧饼。

天快亮了，味道总算是渐渐散去。我刚想睡着，就听见咚咚的脚步声，正急促地跑到我门口。

砰砰砰的敲门声让我懊恼得直想破口大骂。看看手表，还是凌晨时分，窗外刚蒙蒙有了一点点亮。照这个折腾法，我是没法睡觉了，只好万分不情愿地穿好衣服，拉开了门。没想到门外站着的却是那个前一天才认识的小姑娘，水产厅的干部张丽恒。

看到这么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我顿时眼睛一亮，把恼怒的心情抛到了九霄云外。我赶紧笑呵呵地招呼：“是小张啊，怎么这么早就起床了？”

张丽恒却语气慌张地着急说道：“黄同志，你快去看看吧，他们都去水库码头了。”



我诧异地问：“去码头干什么？出啥事了？”

张丽恒答道：“好像是老邓出事了！”

我一听这句话，瞌睡劲儿顿时消失了。老邓出事了？他出什么事了？他什么时候回接待站的？怎么没和我见个面。

此刻，与小姑娘套近乎耍贫嘴的想法全都烟消云散了，我着急地高声叫道：“走，快带我去看看。”

我顾不上洗脸刷牙，胡乱系好扣子，跟着张丽恒，高一脚低一脚地赶紧跑到了码头。

码头在县城外，离接待站不远。

我刚来到码头，发现这里静悄悄的。影影绰绰之间，我看见一辆吉普车，正孤零零停在码头边的岸上。远远望去，我看到这辆车是草绿色的，没挂牌子，但肯定是军用的那种。车旁，一个人影也没有。

左右看看毫无线索，我疑惑地问张丽恒：“你不是说他们都来码头了吗？怎么一个人都没看到？”

张丽恒摇了摇头，说：“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是听见有人外出的响动后，出来问门卫，才知道他们都到码头来了。”

我指着吉普车问道：“这车就是他们开来的吗？”

张丽恒迟疑片刻后，说：“应该不是！这辆车是上头派给老邓的公车，平日里他宝贝得很，谁都不让开。昨天带队进水库后，我记得老邓明明停在车场里，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

我瞅了瞅周围，确实没有人，只好说道：“走，过去看看！”

我们跑过去一看，停在那儿的吉普车像是给水洗过一样，外头很是干净。试着拉拉车门，拉不开，却隐隐有点松动，应该是没给车门上锁。我凑近了又仔细看了几眼，发现车门缝不知道给什么东西卡住了，搞得有点变形。如果猜得不错，应该是出过事故，给别的车撞过。

我围着吉普车转了一圈，发现周围的沙地上，有好多杂乱的脚印，一长溜脚尖都朝着一个方向。我顺着脚印的方向看去，是码头靠着的一座矮山方向，山上长的都是些稀稀拉拉的树丛，看起来有不少人往矮山上跑了过去。

我正想招呼张丽恒一起过去看看，就听见张丽恒站在车头处喊我过去。

走到车头处，顺着张丽恒指的地方一看，发现点不正常的地方。车头上有两个浅浅的脚印，一个踩在前玻璃和车盖的接缝处，另一个踩在



车盖子上，还沾得有沙子。脚印的力道很大，把铁皮都踩得有点稍显变形。

有谁能爬到了车顶上？

我还没有来得及将心中的疑问说出来，张丽恒又用手一指：“看，上面还有！”

车顶上那种绿色的帆布，清晰地也印有半个脚印。我叫张丽恒在下头等着，自己则小心翼翼地爬上去看了看。

车顶上啥也没有，除了边缘部分的半个脚印外，就只剩两个脚印。这两个脚印非常规矩地并拢在一起，印迹非常深。看情形，估计这个留下脚印的人，在车顶上蹲了不短的时间。

发生过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有个人爬到车顶上蹲着？

爬下车顶，我挠挠头，有点想不明白眼前这事情。

这时，我忽然听到从矮山那边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我和张丽恒循声望去，就看见老古和鲁同春带着好几个年轻人，抬着一个人正往车这边走来。

我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难道老邓果真出事了？

我赶紧迎上前去，看到这几个年轻人抬着的人，千真万确就是邓建国。

老邓的头发湿淋淋的，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他脸色苍白，双眼紧闭，耷拉着脑袋，浑身稀软，昏迷不醒。我急坏了，赶紧蹲下身体，小心察看老邓究竟受了什么伤，却诧异地发现他身体完好无损，全身没有一处伤口，也没有出血的地方。翻了翻他的眼睑，他的眼珠子还会转，可就是说不出话来。

不管怎么，老邓出意外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不敢再作耽搁，赶紧把陷入深度昏迷的老邓送回了接待站。

此时，天已经亮了。我看到回接待站的路上多出不少便衣在警戒，把气氛搞得更是紧张神秘。

医院的救护车很快就来了，接了昏迷的老邓后便呼啸而去。

等救护车离开后，我终于找到了罗队，把他扯到了一边，急切地问：“到底出什么事了？水库里是不是有什么怪物？老邓就是被那怪物给伤了？你快告诉我！”

罗队看看周围没人，一脸沮丧地对我说：“有些情况，是上头命令不让说的，我也确实没有办法，黄宁你得理解。好歹你也是当兵的出



身，知道部队里的规矩！”

我又急又气，老邓这个教官虽然不是个仁慈的主儿，对我们训练时也从没讲过情面，可平日里如果有谁不小心受点伤，他总是能弄来些偏方摆治好。我一直对他的印象非常好，否则也不会一接到电报就毫不迟疑地赶过来。

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但听到罗队的话，也只好无奈地叹了口气，说：“老邓不明不白地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很难过。我已经决定好了，我不走了！我一定好好查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不过，您一定要告诉我，你们是从哪里发现老邓的？”

罗队脸上露出了和缓的神情，他点了点头，对我说：“黄宁，我非常感谢你所作出的决定。说实话，之前老邓一直念叨你和丁根呢！他老是说你俩咋还不来，难道有啥事儿给耽搁了？”接着，他又说道，“刚才我们是在山坡的树丛里发现老邓的。当时，他一个人蹲在树丛里，歪着脑袋往上看，不知道在干啥。老古叫了他一下，他一点反应也没有就一头从山坡上栽了下来。我认为他可能是被什么东西吓到了。”

老邓这个人的胆子非常大。当教官的时候，有时会向我们提起水底沉船里的尸体，一个个泡得肿胀肥大。他担心我们不理解，甚至亲自模仿那些尸体，摆出一副被水泡得眼珠暴凸的恐怖模样。他还常常独自一个人深夜出海潜水，从不顾忌涨潮退潮时水流的改变，那胆子不是一般的大。

所以现在罗队说他给吓晕，打死我都不信。就凭他那胆量，又怎么可能被什么古怪东西给吓倒呢？

邓头去了医院，罗队又不肯对我明言到底出了啥事儿，让我一筹莫展。

正在这时，身为领头人的鲁同春向我走了过来，一脸凝重地问我：“黄宁同志，你是不是真的决定不走了，要参加这次打捞行动？”

我无可奈何地苦笑道：“没错，我已经决定不走了！我要留下来和你们一起，好好查查老邓到底怎么了，是什么东西把他害成这个样子的。我一定会使出浑身解数，一查到底！”

鲁同春沉吟片刻后，说：“我也不相信你看到老邓的遭遇后，会忍心一走了之。事到如今……罗队，我刚请示过上级，你去把人都叫来，赶紧出发。黄宁同志也不能一直蒙在鼓里，我把一些大伙还不知道的资料，在不违反上级命令的情况下，一起说道说道。”



四、两个秘密

在接待站的那间大屋里，鲁同春扫了一眼坐在面前的我、罗队、老古、郑剑与张丽恒后，掷地有声地说道：“在我们面前这个淳青水库里，确实发生了一些极为离奇的事情。而部队领导已经下了死命令，要求对这些离奇事件进行严格保密！”

鲁同春告诉我们，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某军区一架小型的直升机，在执行任务时穿越淳青水库，却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失踪了。据分析，很有可能是因为机械故障造成飞机坠毁，而飞机掉下来后，沉入了水库湖底。所以淳青县的渔政安监管理部门和省水产厅就按照惯例，协同作战，一起搜索打捞这架失踪的飞机。

可是找了几天后，还是没有找到失踪的飞机。上级有点着急，担心拖的时间久了，直升机上携带的秘密给泄露出去。但又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上级没有明说飞机上有什么东西。于是径直找到海军的蛙人部队，点名让老邓前来协助搜索失事飞机。

老邓是领导放心的人，技术又过硬，所以他被点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郑剑也是领导点名选来这里的，他还带了一百多人帮老邓做些警戒和搬运的活儿。

不过，让老邓生气的是，领导并没有给他配备更多的潜水高手。根据情报资料，那失事飞机并非沉在水底，而是在水库湖区深处的某个岛上。上级领导还拿出地图告诉老邓，黑匣子信号显示，失事飞机就在湖区中央的一片岛中，只要有老邓和罗队两个教官级别的高手坐镇就足够了，而且这件事也不能让太多的人知道。

老邓没有办法，只好遵命来到淳青县。第一次进水库湖区时，他带了好几条船，直奔发现黑匣子信号的那片水域。